

寒

烟

时代文化出版社

寒 梅

雪 影 著

世界文化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 09 号

寒 梅

雪 影 著

责任编辑:陆方儒
责任校对:泉 鸣

装帧设计:李 辉
版式设计:申晓君

出版发行:甘肃文化出版社
电 话:(0931)8432734
印 制:唐山印刷厂

社 址: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邮政编码:730030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字 数:300 千字
印 张:13.5

版 次:199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:1995 年 7 月第 1 次
印 数:1-30000 册

书 号:ISBN7-80608-091-0/I·11

定价:15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以三角恋爱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的女孩，在追求高享受的过程中，使几个富有的家庭解体，使她的初恋情人成了一个性虐待狂，在嫖妓中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她们，使这些为了金钱而出卖肉体的女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，倍受摧残和凌辱……

而本书的主人公媛梅小姐，在与几个富商的周旋中付出了自己的贞操、肉体、感情，虽然她与他们在性爱时尽力的

取悦他们,甚至为此被她的初恋情人弄伤流产,直至强奸,但在得到她追求的一切时,转眼又都失去了,连她的女友也在被几个毒品贩子用各种下流手段多次轮奸后,成了一个丧失人性的吸毒者。

全书揭露了生活中那些漂亮女孩用肉体换来的一切,都将是不会长久的,他们不光给社会、家庭、朋友,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深深的痛苦。

第一章

媛梅从酣睡中醒来，焦灼的情绪不知不觉中重爬上心头。她木木地坐在床上，拢了拢并不整齐的卷发，将被子拉上来，盖住裸露的胸部。

从窗缝渗进几丝乐声，她分辨出那是她喜爱的一首歌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媛梅笑笑，津津有味地听着并不清晰的歌，心里漾起幸福的感觉。

她望了望身边的秋伟，秋伟瘦削的肩背露着。他显然察觉媛梅的动静，并不睁眼地含混地问了一声：

“几点了，亲爱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没戴表。”媛梅淡淡地说，并没有要找表的意思。

“再陪我睡会儿。”秋伟懒洋洋的边说，边搂着媛梅的肩，要她躺下。

媛梅并不反抗，顺势倒在秋伟的肩上，眯着眼，用眼皮和面颊去感受秋伟的温暖。此时媛梅才稍稍稳定一些。媛梅用身体紧紧贴着秋伟的身体。

秋伟拥着媛梅躺在自己怀里。他一下子将媛梅搂在胸前，那种冲动和占有欲被媛梅小猫似的依偎一下子挑逗起来。

他不顾媛梅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下将被子掀到床下。媛梅白皙的身体一下子呈现在他的面前。阳光从窗帘的缝隙射进房间，照在她的身上。她的皮肤健康白皙，光泽而富弹性。细长的颈上没有一点皱纹，像石膏像一样光滑而细腻。浑圆的肩背，细长优美的手臂枕在脑后。高耸的胸脯的曲线像女神塑出的圣像那样优美而富于动感。纤腰圆臀的动人之处是秋伟永远不能抗拒的。

媛梅翻身趴在床上，示意他来吻她。她背脊挺直，略嫌瘦削的臀部并不缺乏女性的光滑曲线。修长的腿自然的弯曲着。他就喜欢在灯光下看着媛梅那青春的身体，他们做爱时那种冲动和她的沉迷。

秋伟的唇吻着媛梅的脸皮耳根。媛梅显然被挑逗了，一股又一股的热浪鼓动她、充满了她的全身，她应和着，用唇和牙在秋伟的颈上、肩上留下一个个红印记。她忘记了一切，身边只有秋伟，世界上只有秋伟，宇宙中只有秋伟和自己。

她能感觉到他的唇在她的唇上停留了一刻便滑下去，滑过平坦的腹部，一直滑向……

几秒钟后，秋伟就将自己和媛梅卷入了狂风暴雨之中。两个人忘情地相爱，拼命地将对方揉搓。

媛梅叫了：“我好爱你，我想要你，我把一切都献给你。”
秋伟并不言语，疯狂的卷着媛梅走向那极点。媛梅的叫喊只使他更疯狂！

媛梅像一只小羊羔一样蹒跚着身体偎在秋伟身边。她静静地望着又沉沉睡着的秋伟，心里酸酸的，泪水不知不觉滴下来。

媛梅已不清楚现在干什么。难道她又爱上了男人？不可能，不行，不可以这样。

她不能离开他。现在他是自己唯一的指望，自己的生活都要靠他来维持下去。她不愿再次落入贫寒的生活，她太怕太怕原来的生活了。

媛梅起身走向浴室。她要好好冲个澡，洗掉自己一身的疲惫和烦恼。

温暖的水抚摸过她的身体，她感到心情的舒畅。她不愿想别的，也不敢想。

冲完澡，媛梅站在浴室穿衣镜前。

镜中的自己还年轻吗？

高耸而富有弹性的胸部，纤细的腰肢，略显瘦削的臀部。修长的细腿，光滑而富动感。秋伟多次爱怜的对她说，你身材好就好在这乳房和大腿上了。

的确，许多人曾羡慕过她，望着她姣好的面容和修长的身材，赞不绝口。又有许多女孩为她而眼红，恨自己不能长一副这样的容貌。

自己还年轻，还有魅力。媛梅告诉自己。

当她走向房间时，秋伟已经吸着烟坐在床边了。

“今天我还有好多业务，不能陪你吃中饭了，你自己在饭店下面餐饮部吃点，我陪你吃晚饭好吗，小乖乖？”

媛梅点点头，望着秋伟撒娇：

“那你得早点回来。不要让我等那么久好吗？”

“行，就依你。我中午打电话给你。你可别乱跑啊！”秋伟捏了捏媛梅的脸。然后亲了一下。开始穿衣。

媛梅帮秋伟打好领带之后，拉着秋伟的胳膊说：

“我想买一只提包，我那只旧了，不好了。”

“要多少钱？”秋伟皱了皱眉。

“大约五百块。那包我看了，特好，意大利进口的。背上特别神气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”媛梅鼓动性的话用得十分恰当。

显然秋伟没有异议，拿出皮夹子，找出六百元钱，放在媛梅手中。

“剩下的吃午饭罢。”

媛梅站在窗中，看着秋伟下楼，钻进奔驰车里，开出饭店大门，才坐到梳妆镜前开始慢慢化起妆来。

二

王东志拿着球杆瞄准紫色彩球，只轻轻地一击，便将紫色球击入网袋中。立新站在旁边拍着手叫一声：“好！”

此时，王东志的传呼机“嘀嘀”地响起来。王东志看了看号，不知道是谁，传呼机上显示的号码是“亚太酒店”的总机。

“难道是进货的？不对，我最近没发订货单呀。那会是谁？”王东志自言自语。

“别管是谁，回个电话再说。”立新夺过王东志的球杆，推他去回电话。

台球室的休息室里就有一部电话，王东志坐在椅子上不慌不忙地点上一支烟，才拿起了电话。他望着对面墙壁壁纸的花纹。

“喂，哪位打传呼？”王东志慢悠悠的问。

“我，我是媛梅。听不出来了？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媛梅的声音。

王东志不由地心里一慌，答不上话来。十几秒钟才又恢复了原来的声调。

“听出来了。媛梅，有事吗？”王东志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一个晚上，心跳顿时又加速了。

“有事，我想约你出来玩，行吗？”媛梅的话语里似乎十分渴望。

“有事吗？”王东志十分尴尬。

“没事就不能见你了，真是死脑筋，没想到现在你还是这样，真是！”媛梅显然有些着急了，她仍像原来那样性急和高傲。

“不是，不是那意思，我是怕影响你。你这人怎么就不想人家别人有点好心呢？况且你冷不丁地来个传呼，我以为有大事呢。”王东志也确实想见媛梅。

“说吧，在哪儿，什么时候？”媛梅发问。

“你说吧，我随便，只要你高兴了！”

“这样吧，十一点钟，你在‘亚太’门口等我，行吗？”

王东志看了看表十点四十分，时间刚好够赶到那里，便答：

“可以。”

十一点钟，王东志走进“亚太酒店”的大门。

“亚太”大堂里回响着优雅的音乐。大堂中央的喷水池中，喷水有节奏地忽高忽低。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，显得五光十色。喷水池周围大理石磨光柱子呈辐射形向外延伸。

大堂东面是酒吧，右面是早餐及糕点厅，北面是通往各层的电梯。

媛梅走下电梯时，王东志正走进亚太的大门，东张西望地寻找。

媛梅快步走来，向王东志笑笑。

“看我变了吗？”她边说边转了个圈，让他欣赏。

“变了，变得更年轻，更漂亮了。”

王东志并没有恭维媛梅。

刚入初冬，媛梅穿了一件十分合体的法国进口时装，淡

绿色，收腰，下大裙摆，毛翻领淡淡的泛着绿光，袖边有绿色毛口。下身穿一件淡绿色的皮裙，十分合体地勾划出臀部的曲线。这一身时装搭配一双白色高跟皮鞋，十分高雅而清新。

王东志初见时，略略犹豫一下。这和想象中那纯纯的小姑娘相差太远，一种陌生感油然而生。

王东志笑笑说：“我没想到你会这个样子。”

媛梅说：“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呢？”

“可以。只是感觉同原来不一样了。”

“本来就不一样了，现在什么还和原来的一样？”

媛梅挽着王东志的胳膊走出“亚太酒店”。

“我们边走边谈。”媛梅将王东志引出了亚太。她不想让这里的人看见他们俩在一起。

寒风吹过，王东志打了一个激灵。

“冷吧？”媛梅调皮的问王东志，“靠我近点。”

那眼神还是两年前的眼神，那语气仍是两年前的语气。王东志不由得靠她近一些，心里感觉暖暖的。

媛梅将王东志的胳膊夹得更紧，她可以感觉出他身上的体温，还可以感觉出他的微微地颤抖。

王东志的手感到媛梅的身上质地优良的衣料，摩娑地蹭着自己的手背，痒痒的，他的手心里全是汗，身上却微微地抖着。他依然不敢看她。

他们一路无话地步行着走过整条街道，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已经掉光，几支枯干的茸球孤零地挂在树上。转向了长安大道之后，她紧紧地靠着他，只想感觉他结实的肩背透出的温暖，好温馨，好安全。她像两年前那样紧紧的靠在他的

肩上走。

王东志不想打破这一份无语的宁静。他多么想就这样永远走下去，走下去……

在巴蜀酒店前，他们对视了一下，走进去。在这里，他们更加容易谈起话题。

落座之后，服务小姐十分礼貌的点过菜之后，走了。

“最近，怎么样？”媛梅先开口。

“挺好的。你呢？”王东志笑着来掩饰自己的紧张。

“我还可以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”媛梅望了王东志一眼，便十分迅速地垂下眼，那眼神里藏着几分慌张，似乎怕被人看破自己的谎言。

两个人无语了。沉默中，两个人的心境一样复杂。

菜一道道上来。

“吃菜。”终于，王东志打破了沉默。

“好。”媛梅笑了笑，拿起筷子，“我记得你最爱吃蚂蚁上树和粉蒸肉。”

“对，蚂蚁上树要多放辣椒，粉蒸排骨要剁得块小小的，像指头肚那样大。”

“你总是嫌蚂蚁上树不够辣，让服务员端回去重新加料！”媛梅接着王东志笑着说。

“你总是不点粉蒸排骨，只吃蚂蚁上树，只在月末或我们生日有庆祝的时候，才吃粉蒸排骨。”王东志也笑着说。

“你总是将‘蚂蚁’夹到我的碗中，‘树’也不敢多吃。你说‘树干’木质太多，都留给你吃。”媛梅笑着接上。

“你又总是将‘树’和‘蚂蚁’又放到我的碗中，说吃饱了。”

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，笑着，回忆着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两个人都笑着指着对方的笑态。

慢慢的媛梅趴在桌上，开始抽泣。

王东志愣住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慌了手脚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媛梅擦擦泪，抬头看着王东志笑了。

“没什么，我见到你特别高兴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就想哭。没事儿。”

“真的没事？”王东志不相信。

“真的没事。”媛梅笑了笑。伸手拉住王东志的手。“你坐到这边来，我想和你坐得近一点。”

王东志转过桌子坐到媛梅身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
她把头依在王东志的肩上，轻声地问：

“你现在谈朋友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别人介绍了，都见了没合适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点结婚？你都要三十岁了。”

王东志笑了笑，没答。

“你不要太挑，有合适的就赶快结婚罢。我就想看到你过得幸福美满就可以了。”媛梅并不望王东志。

“不要谈我了，谈谈你自己。”王东志打断了媛梅的话题。

“我嘛，就这样，马马虎虎，过一天是一天。吃饱了什么都不想。”媛梅把头从王东志的肩膀上移开，淡淡地说，“吃菜，这里有你最爱吃的粉蒸排骨和蚂蚁上树。原来我们没钱吃，现在愿意吃多少，都行。”

王东志没在意媛梅转移话题：

“你过得快活吗？你过得不快活是吗？你告诉我。”

媛梅摇了摇头，夹了一块粉蒸排骨放在王东志碗里：“吃肉。”

“你别转移话题，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过得不快活！”王东志将媛梅一下子扳过来面对自己。

媛梅惊讶地望着王东志，她从没见过他这样激动。她惊得忘记自己手中还举着筷子，呆呆地望着他。

媛梅低下头，摇了两下：

“不，我过得很好，没人能比得过我。我现在有钱花，衣随我穿，饭随我挑，买东西从不吝啬。没有谁会比我更快活！”媛梅大声地对王东志说。

服务小姐和其他客人望着他们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远远地看着窃窃私语。

王东志和媛梅不再作声。

媛梅招手将小姐叫来，叫了一瓶长城干白。

酒精显然在两个人体内起了作用。一瓶干白喝完，两个人都面色红润了。媛梅的脸上更加闪着几分滋润，像雨后的桃花。

又上一瓶干白。两个人都荡漾在那融融的酒意中，一种舒服而晃动的感觉使两个人都暂时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。

媛梅的眼神开始恍惚不定。

王东志和媛梅两个人有些不胜酒力。

“媛梅，我现在有钱了，不用再只吃蚂蚁上树了，我有好多好多钱。都是我挣的。不信你来看，看我这西装，是皮尔·卡丹。看我的鞋子，是老人头。看我的领带是金利来。衬衣是鳄鱼的。看我的钱——”说着，王东志伸手拽出皮包。“身上现金从不少于两千。”

“你酒喝多了，你开始话多了。”媛梅笑着，用手指王东志，“哪有人露财的？真傻。”

“我没喝多，你看我数数，我数数都清楚着呢。你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……”

“你看，我说你数不清你就数不清。得了，甭数了，该走了。”

媛梅站起来，摇晃着向柜台走去：

“今天我来结帐！你不要管，啊？”

“你不能结，我来，我！”王东志晃着一下子抢在媛梅的前面。

服务小姐和服务生看着两个人偷偷地笑。

两人踉跄地走出酒店时，已是下午三点时分，两个人糊糊涂涂地走进了王东志在“鹿泉酒店”包的房间。

王东志首先坐在床上。媛梅也东倒西歪地躺在另一张床上。

酒精的作用，使得媛梅面如桃花，喘息急促。媛梅的胸脯一起一伏，在法国时装的合体的曲线中，媛梅的女性特有的修长的腿露出来，黑色丝袜使得双腿更加具有诱惑力。

王东志带着微笑看着躺在床上的媛梅：“你知道吗，你像一只小猫。”

说着，王东志一下子压在了媛梅的身上，用唇去寻找她的唇。

媛梅并不抵抗。他的口将媛梅的舌紧紧的咬着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有多爱你？”王东志轻轻地对媛梅说，“两年前我爱你就发疯了，可是我知道不配你。”

“我也爱你。我其实一直都爱你。”媛梅从心里发出的声

音，细细的却颤抖。

他的唇咬住媛梅的舌尖不放，用力的含着。他的手慌张用力的解着剥着媛梅的外衣。

他用力的吮吸着媛梅坚挺的乳房，头扎在两只山峰中间摩擦，感受着媛梅的女性气息。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紧张，更无法抗拒自己的激情。他无法控制自己。他疯狂了。

媛梅猛地将他推开了。

“不，不行！”媛梅大口大口喘着气，脸色通红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相爱吗？我们不是初恋情人吗？”王东志大声地问，脸上布满了痛苦。

“是的，我们是初恋，我们是相爱。可是，当初你一声不吭地就离开我走了。在我最需要你的支持的时候走了。你知道我那时有多孤独，多害怕。我对妈妈说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可是——你却走了。”

“我是没有办法，我配不上你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王东志痛苦的表情更重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该和我站在一起，在我最孤独的时候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该和我站在一起。你不该逃走！你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！”媛梅抱着头痛哭起来。

“我有我的难处！”王东志制止住自己的咆哮。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。他不能说，那是自己的诺言，是一种保证。

媛梅第一次看见王东志的泪水。在她的印象中王东志从未掉过一滴泪水，即使是在他一下子将二十几万元赔得精光的情况下，即使是在和自己分手前一天的餐桌上。

媛梅不哭了，她望他，满脸惊异！

“有难言之隐？什么难言之隐，你告诉我！”